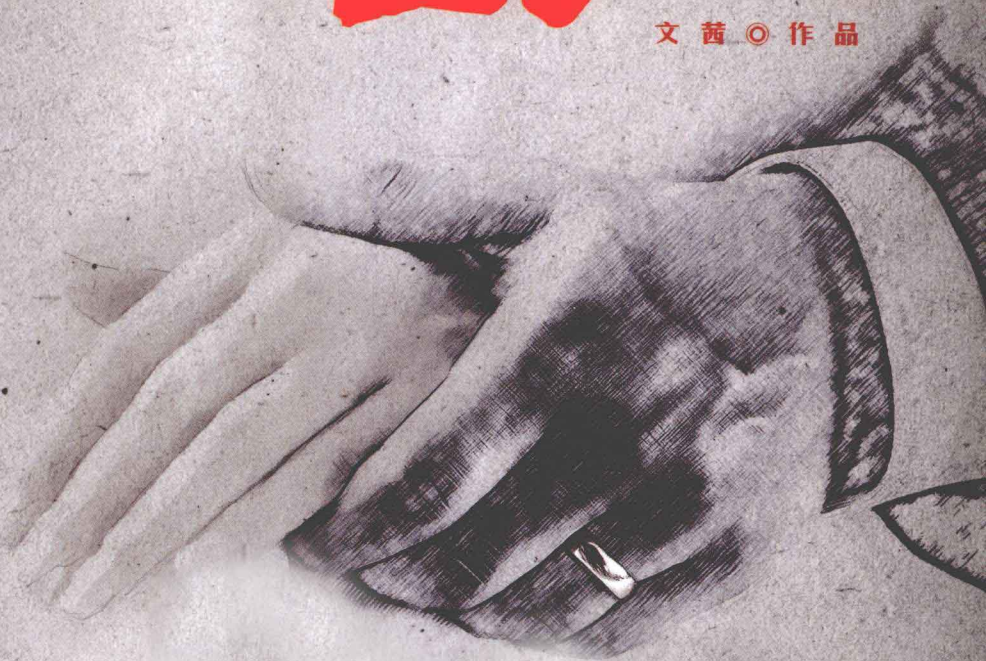


[长|篇|小|说|]

重组

文 茜 ◎ 作 品



重组

文 茜 © 作 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组 / 文茜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143-0367-4

I. ①重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4920号

作 者 文 茜
责任编辑 张红红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4.5
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0367-4
定 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001 | 闪婚是要付出代价的

- 1. 小娇妻001
- 2. 三朋四友007
- 3. 被算计的离婚012
- 4. 想起发妻021

031 | 那些情感和资产聚集的日子

- 5. 创 业032
- 6. 发展的新招047
- 7. 目标是大饭店054
- 8. 起死回生的创意063

076 | 财富像沙一样从指间流走

- 9. 审美疲劳077
- 10. 爱上徐月084
- 11. 盛大的婚礼092
- 12. 平静地分手102

111 | 发妻不可欺

- 13. 蓝颜知己111
- 14. 两个男人大不同119
- 15. 别有用心的来访者133
- 16. 启动小型公寓160

172 | 越走越远

- 17. 两个交易172
- 18. 丢了唯一赚钱的化工厂179
- 19. 第四个是合作伙伴186
- 20. 罗楚翘的老年公寓和宋杨的股票201

216 | 尾声 两年后

闪婚是要付出代价的

宋杨刚把车停到楼下，便抬头朝自家的窗户看。看到黑洞洞的窗口，他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打开房门，屋里冷冷清清的。他把东西放好，先去洗了个澡，随后便躺在床上看电视。电视里放着什么，他一点儿都看不进去——已经凌晨 1 点 20 分了，妻子姚姚还没有回来。

宋杨抬头看了看床头那幅超大结婚照，照片上的自己笑得有些机械。第三次结婚，已经经历了两次和不同的女人拍婚纱照，这次对他来说，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激动和兴奋，只是强装笑脸。不过，相对于宋杨的僵硬，站在旁边的小娇妻姚姚，却是娇媚的，看起来天真又可爱。

1. 小娇妻

宋杨 45 岁，因为脖子又粗又短，他肥胖的圆脸直接堆在双肩上，仿佛大冬天戳在幼儿园前面的雪人。由于中年发福，肚子前倾，他原本就不算高大的身材显得更矮，也和雪人一样，戳在地上。

“年轻可真好啊！”宋杨看看姚姚那张焕发着青春的脸，禁不住嘟哝了一句。

姚姚比宋杨小 24 岁，和宋杨结婚时，只有 21 岁。

结婚当天，在来宾们复杂的祝福声中，宋杨也是一半窃喜一半尴尬。喜的是自己老牛吃嫩草，尴尬的是，别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。

“想不到老宋这么花心，结第三次婚了，还找个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岁数的女人。”

“是啊，楚翘那时候不知道看中他什么了。”

说话的这两个女人是宋杨的高中同学，当然，也是他第一任妻子罗楚翘的高中同学。这些人对宋杨的婚姻史和发家史都了若指掌。女人之间，即使在其他事情上势如水火，但在对男人的花心上，向来是同仇敌忾、恨之入骨的，特别是看到自己的老公正眯着双眼盯住宋杨身边的小娇妻打量，其悲愤更是可想而知了。

宋杨心知肚明，暗自有些得意，飞快地从这两个女人的身边穿过。他知道自己最好别去打招呼，不然还不知道会被她们怎么损。

这时，姚姚正和一帮小青年嘻嘻哈哈地说着什么，并不停地朝宋杨招手，让他过去。宋杨皱了皱眉，那种不论男女都把头发染成各种颜色，还戴着一串耳钉的人群，让宋杨有种极力想要避开的冲动。

“亲爱的，快来呀！”姚姚伸出一双玉手，拼命地朝宋杨挥着。

这一声“亲爱的”让宋杨更加尴尬，因为他看到参加婚礼的人都在不怀好意地边笑边窃窃私语。

姚姚是艺术学校毕业的，学唱歌的她喊出的这一声“亲爱的”，音调是那样的悠扬悦耳，分贝之高足以让婚礼场上立马安静下来。

宋杨皱着眉，不高兴地走过去，贴近姚姚，轻声说：“在公众场合能不能别叫亲爱的？多不好意思呀。”

“你真老土，为什么不能叫亲爱的？你就是我亲爱的嘛！”姚姚嘟起了嘴，撒娇说。

“亲爱的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乐队的朋友。”姚姚指着那些年轻人说。

“哦，欢迎，欢迎！”

宋杨心虚地朝四周看了看，挤出一丝笑容，应付着说完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姚姚的那些朋友。走出好远，他听到一个分不出男女的尖细声音说：“姚姚，不会吧，你怎么找这么一个老男人？你是不是有恋父情结呀？”

“切，谁有恋父情结？我找他是因为……”姚姚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但随后爆发出的却是哄堂大笑。

宋杨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通红。他知道姚姚和那几个人肯定在议论自己，所以便放慢了脚步。

“老也罢了，关键是长得还丑！嘻嘻……”这是一个女孩的声音，宋杨依稀记得她叫玫子。

宋杨浑身开始燥热，仅有的一点兴奋也消失殆尽了。

姚姚的那些朋友都是她在酒吧驻唱时的伙伴，经常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抽烟、喝酒、过夜生活。宋杨在和姚姚结婚前就曾告诉过她，让她脱离那个圈子，别和那些人来往，但结婚有些日子了，姚姚依然我行我素。

想到这儿，宋杨“哼”了一声，骂道：“看她回来怎么和我交代！”

凌晨两点的时候，宋杨终于听到了开门声。

姚姚一边开门，一边拿着手机和别人说话，不时发出一阵阵肆无忌惮的笑声，在深夜里尖锐得有些刺耳。

宋杨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，听到笑声后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从床上跳下，扑过去，指着姚姚压低嗓门儿吼道：“你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你应该知道，你是别人的妻子了，你看周围邻居，哪个做老婆的像你这样？”

姚姚瞟了他一眼，把口香糖顶在舌尖吹了两个小泡泡，然后旁若无人地对着手机说：“宝贝，明天我打电话给你！”随后便挂断了。

“你看看，你看看几点了？凌晨两点了！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姚姚对着电话喊的那句“宝贝”让宋杨气愤，他的嘴唇竟开始哆嗦起来。

姚姚轻蔑地看了宋杨一眼，鲜红的嘴唇撇了撇，慢慢地说：“老人家，你没搞错吧？两点而已，我以前四五点、五六点才回家呢。”

姚姚那轻蔑的眼神一下子让宋杨感觉像是被放了气的皮球，瘪了下来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可——可——可你现在结婚了，你不是小姑娘了。你老公在家里，你却天天晚上出去，一玩就是大半夜，你——你——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”

姚姚又瞟了一眼宋杨，使劲地嚼了嚼嘴里的口香糖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咱们认识的时候我就说过，即使我嫁给你，我也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我们谁也别想干涉对方的生活。你在外面应酬的时候，我干涉过你吗？我才21岁耶，大叔！难道要我过你们40多岁人的生活？这太不人道了吧！可笑！无聊！”

姚姚一扭一扭地从宋杨身边走过，浑身的酒味和香水味灌入宋杨的鼻子。

宋杨鼻子一酸，眼眶竟湿润了。他瞪着姚姚，却又张口结舌——这个女人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让他无法掌控。

站在客厅里的宋杨就那么看着姚姚，看着她哼着歌从他身边来来回回地走，然后看着她脱得只剩下内衣内裤，从他身边走过。姚姚在经过时，还故意撞了他一下，扬起下巴，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后才去了卫生间。

这种挑衅的动作是姚姚的惯用伎俩，只要宋杨管她，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，她都会像只刺猬一样来反击，并狠狠地扎他一下，直扎得宋杨心痛。

宋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盯着卫生间。姚姚在卫生间里洗澡，隔着卫生间的玻璃门，宋杨隐隐能看到她那年轻、蓬勃的身体……

宋杨和姚姚是在酒吧认识的，那时候，离宋杨第二段婚姻结束差不多有一年了。在那一年的时间里，宋杨并没有想过要结第三次婚。因为他想要女人时，只需要去一些娱乐场所，那里什么类型的女人都有，可以任他挑。在他选中一个后，便会去酒店开房，完事后付钱走人，无牵无挂，就和去菜市场买菜一样方便。如果那次他没有去廊桥酒吧，如果没有遇见姚姚，也许宋杨还会继续过着那样随性的生活，抑或在厌倦了那种生活后，再寻找一位结婚对象。总之，他心目中的结婚对象绝对不

是姚姚这样的女人，而是一个温顺的、能把他奉为天的女人。

但人生就是这样，由不得你来计划。这一切都在他见到姚姚之后发生了改变。当然，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生活上的，同时还有他的事业，他的人生轨迹。

廊桥酒吧在这座城市并不是很有名，所以宋杨没有去过。一个省优秀企业家、曾经的亿万富翁，虽然在经过两次离婚后元气大伤，挫伤了些锐气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他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那些没有达到一定规格的场合，他是不会去的。

那天，宋杨和一些朋友吃完饭后，本来准备去一家夜总会。不想临去时，其中一位说夜总会的小姐都是老面孔了，没意思。另一位马上就提议去廊桥酒吧，说里面新来了一位歌手，身材很火爆。

就这样，他们一群人去了廊桥，并见到了有着火爆身材的姚姚。宋杨刚见到姚姚时，就被她的烟熏妆和坦露的身材吓了一跳。现如今，很多欢场上的女人都喜欢装清纯，年龄大的都要装嫩，这种把自己完全向“熟女”上靠的女人已经很少见了。

姚姚的声音很好听，有时尖脆，有时又低沉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兴趣，很多时候都缘于好奇。宋杨先是被姚姚的装扮所吸引，随后又发现了她那不羁的眼神里，偶尔竟然会有一种纯净的东西一闪而过，虽然只是一闪而过，但却让他有种悸动。这种悸动是他和第一任妻子罗楚翘相恋时的感受，那时候，罗楚翘的眼中时常会闪现出这种神情。

宋杨内心的悸动让他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这个“熟女”。虽然他后来发现姚姚和罗楚翘完全不一样：如果说罗楚翘是洁白的百合，那么姚姚则是艳丽的牡丹。

那晚姚姚在唱了三四首歌后，便用染着黑色指甲油的纤巧手指夹着香烟，熟练地抽着，性感的嘴唇微微翘起，一脸漠然地看着周围的人。

那以后，一连几天，宋杨都会去廊桥酒吧。当然，他去时不再和别人一道，而是一个人，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酒吧角落里，看着姚姚唱歌、喝酒、抽烟，甚至划拳。

在他第四次去时，姚姚拿着一瓶长城干红走到了他面前，说：“大叔，请我喝杯酒吧！”

姚姚的一句“大叔”让宋杨有些尴尬，甚至有些脸红。他想，姚姚肯定是看出他的不怀好意，所以才用大叔的称呼让他打消邪念。

宋杨还在尴尬着，想着怎样应付这句称呼时，未曾想到姚姚已经坐在他身边了，而且是紧紧地贴着他。姚姚身上的温度传递到了宋杨的身上，让他一下子有种血脉贲张的感觉，浑身一阵燥热。

那天，他们两个人喝了两瓶长城干红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就自然地相拥着去了宾馆。他第一次和女人去宾馆完事后，没有付钱，没有转身就走，而是一边轻轻抚摸着姚姚嫩滑的肌肤，一边疑惑地问：“你既然叫我大叔，说明把我当成了你的长辈，为什么还要和我来宾馆。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姚姚瞪着大眼睛，放肆地大笑着，“你——你——你太可爱了，也太老土了，真是个土老帽！宋杨，你还是个大老板呢，没看过韩剧吗？那里面的小妻子都把比自己大很多的老公叫大叔。告诉你，我就喜欢大叔，我要和大叔结婚。”

宋杨听到姚姚叫出他的名字时，顿时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叫宋杨？”

姚姚一下子把脸凑到了宋杨面前，轻轻地在他脸上吹了口气：“你不知道我们把你们这些有钱人都做了备忘录吗？你们就是我们的目标，是我们的猎物。哈哈哈哈……”

姚姚说完就骑在了宋杨的腿上，双手环抱着他的脖子，那饱满的胸脯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。

“我们竟然是她们的目标？”宋杨的虚荣心暴涨，头脑一热竟然问，“你真想和我结婚？你不嫌我老？”

姚姚在他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，随后躺在他的怀里，“你如果能给我买一辆 Z43·0，我就马上和你结婚。”

宋杨问她为什么一定要这辆车，姚姚嘟着嘴说她有一个小姐妹，前些时间找了个土老帽大款，很快就拥有了一辆 Z43·0。

“我也要，我比她长得漂亮，身材也比她好，凭什么她有我没有？”

姚姚说这话的时候，嘴巴再次嘟了起来，样子很可爱、很顽皮。

宋杨笑了，他想：“真是个孩子！”他想起了自己和徐月的女儿娇娇，5岁的娇娇在问他要洋娃娃时，也是这种表情。

“好，我给你买！”宋杨用手重重地刮了一下姚姚的鼻子，冲动地说。说完后，他心里还是有些后悔的，那可是六十多万元的车呀。

宋杨虽然有些后悔，但禁不住姚姚“身体”的诱惑，当天就去给她买了。而姚姚说话也算话，在拿到车的第一周内，就和他领了结婚证。

卫生间的门咯吱一响，打断了宋杨的回忆。姚姚围着浴巾走了出来，看着她年轻的面庞，宋杨想，他应该给姚姚长大的机会。于是就说：“今天王朝立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丽江转转，说那地方不错，风景很好，我们一起出去玩玩吧！”

姚姚瞅了他一眼：“你自己去吧！我和你们这些老人家玩不起来！”

“你……”宋杨举起了巴掌，随后又慢慢地放下。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让自己的心情尽量平静：“那我明天就过去，待几天就回来了，有事情打电话给我！”

“去吧！去吧！”姚姚一边修自己那被涂成黑色的脚指甲，一边不耐烦地说。

“唉！”宋杨叹口气，心想，出去散散心也好，不然非被她气死不可。

2. 三朋四友

在丽江的束河镇，宋杨和两个朋友坐在一个露天酒吧里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

“这地方真他妈的不错，清静、优雅，没有烦心事！”宋杨猛喝了一口啤酒，看着对面的王朝立和许新说，“你们他妈的真会选地方。”

王朝立哈哈大笑，举起大酒杯和宋杨碰了一下，“现在我总算看明

白了，我们要让钱给我们服务，现在他妈的都搞反了，我们尽去为钱服务了。这样的生活真他妈太累了，不值得！”王朝立一边说一边看了看旁边的许新，“你看这家伙，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，像个小鬼一样，要死不活的。搞那么多钱干什么，还不知道死了都归谁了呢？”

王朝立朝许新努努嘴，又盯着宋杨说：“兄弟，活潇洒点，别弄得那么累，你现在找了个小娇妻，别人看着都挺美！可，可美不美，自己心里最清楚……你的烦恼别人不一定知道，可兄弟我知道。来，喝酒！咱俩兄弟就他妈的难兄难弟！”王朝立一仰脖子，一大杯啤酒灌了下去。

王朝立比宋杨小一岁，和宋杨、许新是五六年的朋友了，宋杨从新义市到省城后，他们在一场酒宴中相识。现在，王朝立也和比自己小16岁的妻子刚刚离婚不久。

王朝立是绝对的晚婚，40岁才经人介绍找了个女人结婚，但结婚不到三年，又离了，唯一的收获就是有了个不到两岁的儿子。

王朝立个子很矮，人又瘦小，眼睛还贼溜溜地乱转，给人一种猥琐的感觉，是女人们最不喜欢的类型。上大学时，他看到班上的同学都成双成对，只有自己在耍单帮，于是就把目光瞄上了一个女生，这个女生和他长得差不多高，又黑又胖。他想，她长那么难看，想必不会嫌弃自己，于是便主动向那位女生表白：“你看别人都卿卿我我的，要不我们也组成一对算了！”

谁知他的话音刚落，那个女生就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就你？做梦！这世界上的男人就是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找你的。”

女生鄙夷的话语和眼神让王朝立深受打击，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他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对天发誓：这一辈子一定要找个年轻、漂亮、个子高的妻子。

当然，要想实现这个愿望，只有让自己出色起来。这点，王朝立还是很聪明的。

所以，他毕业后并没有去分配的单位上班，而是直接下了海，成了最早下海经商的人之一。他刚开始是倒腾服装，做了一段时间后就开

店零卖，最后做上了服装批发，十多年辛苦下来，慢慢变成了万元户、百万元户，直至最风光时的千万富翁。

从拥有万元开始，别人就纷纷给他介绍对象，但由于介绍给他的那些女人在长相上确实不怎么样，他也一直没有答应。直到40岁，在他成为千万富翁时，他遇上了一个女孩，那女孩有着模特般的身材、影星般的容貌。

在他正想着用什么方式追求时，这个小他16岁的女孩主动向他示好，并说愿意嫁给他。

这么漂亮的女人愿意嫁给自己，这让自卑了半辈子的王朝立虚荣心暴涨，和“恋爱中的女人”一样，王朝立虽然是个大男人，但那时的智商也降到了零。

周围的人都劝他说，女孩和他结婚肯定只是看上了他的钱。但他却说：“我难道真没一点儿优点？话又说回来了，看上我的钱又怎么了，我有钱就是我的优势，她看上我的钱，我还看上她的貌了呢。只要她愿意和我结婚，和我好好过日子，我赚的钱全部交给她都行。”

然而，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多年，精明、狡诈的王朝立也在阴沟里翻了船。他倒是想着只要给了钱，女孩就和他好好过日子呢，但他却忘记了，那只是他的一相情愿，女孩只想要他的钱，并不想和他好好过日子。

女孩告诉他，结婚可以，但有个条件，必须先给自己买两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给父母，说父母养大她不容易，她要报恩，而且一定要写上父母的名字，并且这不能算夫妻的共同财产。

天天梦想着抱得美人归的王朝立，那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在把两套写有女孩父母名字的房产证交到女孩的手里后，女孩才和他领了结婚证。

领到结婚证的那刻，王朝立还在得意着呢，觉得这下可把女孩套牢了，有了这张结婚证，女孩就是自己的女人了。想到自己年纪大了，王朝立就想要个孩子，说自己也算是个有些家产的男人，怎么着也要有个继承人吧！但女孩又有条件了，说想让自己生孩子也可以，必须给自己

的账号上打 100 万元，还说王朝立长得太难看了，养孩子也是需要承担风险的。

王朝立想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女孩要和自己有了孩子，出于母亲的天性，即使舍得他王朝立，也舍不得孩子，就答应了她。

王朝立就像只掉进猎人布控下陷阱的兔子，一步步地答应着女孩的要求，并妄想通过钱来拴住这个难得的美人，期待着美人在年老色衰后能和他好好过日子。

但他又一次失算了。女孩在给他生下儿子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就抛下他们父子离开了，从此便杳无音信。据说是和一个帅哥去了国外，当然，走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带走他存折上的 50 万元。女孩走时留下的唯一的東西就是一张离婚协议书和一堆借条复印件，说要是王朝立想打官司的话，她也奉陪，因为说不定王朝立还要给她更多呢。

王朝立看着那一一张张借条，暴跳如雷，因为女孩说得没错，他要是打官司的话，损失会更多。

原来，王朝立和女孩结婚后，为了讨好她，甚至为能和她过夫妻生活，他都要不断地给女孩写借条，如果把那些借条里的钱加起来，绝对比女孩拿走的还要多。

王朝立每每想起这些，都觉得是种屈辱，觉得这简直都不是骗他钱的问题，这是在侮辱他的智商。

“你们看看我，我和一个女人结婚三年了，我用了两套房子和 150 万元现金换了个儿子。唉！现在儿子还要丢给老娘带着。”王朝立一脸说哭不哭、说笑不笑的表情。

“理解啊！我现在也是骑虎难下！”宋杨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他想起了自己和姚姚的婚姻，这个婚姻他也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，但他还是决定支撑着，因为他算过一个账，如果自己和姚姚离婚的话，他的资产又会严重缩水。

“是呀！其实结婚和离婚就是一次资产重组的过程，不同的是，结婚是合二为一，合二为一的不仅是两个个体，很可能还是一次资产重组，

是财富的组合与积累；而离婚不仅是两个单独个体的分开，分开的还有财产，是财产的分散，分道扬镳绝对会带来财富的缩水。所以我就是再发达，也不会和我家那个黄脸婆离婚的。如果我不得这个病，我相信我们会牵手到老，因为我明白有时候离婚绝对是得不偿失的事。”一脸晦色的许新淡淡地说。

许新比他们两个年龄都大，差不多快 50 了，但婚姻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，结婚二十多年了，妻子一直对他体贴有加。许新是他们三个当中最有钱的，但却从未想过离婚。现如今，他的两个孩子都在国外留学，按理说，他现在应该要享福了，但天有不测风云，两个月前，他被查出胃癌晚期。

许新人越来越瘦，什么都吃不下去，医生已给他判了死刑，说发现得太晚了，就是花多少钱也没用，已经没有什么日子可以熬了，这时候要做的就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

“什么也别说，身体最重要，身体好了，你们还有重来的机会。不管是婚姻、感情，还是事业，但我现在，咳咳——”许新干咳了两声，“我现在是吃吃不下，睡睡不着，那几套别墅，特别是刚刚装修好的那座，很快也就不属于我了。唉！早知道是这种情况，我就该好好陪着阿敏；她那么想出去旅游，但我以前却一直以工作忙、没时间为由拒绝她。现在想陪她到处转转了，却又没机会了。”许新说着说着，竟然流出了两滴眼泪。

阿敏是许新的妻子，本名范敏，矮矮胖胖。这次和许新一起来到了云南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旅游，也许是最后一次了。在许新他们喝酒聊天时，范敏正在小镇上到处转着，她想给许新买点东西。

对范敏来说，家里虽然很有钱，但老公整天忙，孩子又不在身边，日子也是过得孤寂而无聊，现在许新又得了绝症，这对一个将近 50 的女人来说，绝对是沉重的打击。

看着许新流出了眼泪，王朝立和宋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都只是拍拍他的肩，说：“老天是公平的，不可能让你事事都顺心，你看我们俩，

现在的处境也和死没有区别，所以你也就想开点吧！”

3. 被算计的离婚

宋杨和王朝立、许新在一起时，由于许新因病不能喝酒，同病相怜的宋杨和王朝立便不停地碰杯。酒喝得太多，回到客栈后，宋杨躺在床上，还没睡着呢，就觉得胃里不舒服，不停地往洗手间跑。

在他第三次去洗手间时，手机响了，一看，是妻子姚姚的。已经凌晨两点半了，宋杨知道姚姚肯定刚从酒吧回去。因为姚姚在酒吧时，通常都是关机的，从来不接电话也不打电话。

拿着手机，宋杨竟然有种心惊的感觉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接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姚姚用慌张的声音说：“有人砸我们家的玻璃！还说要杀了我，我刚刚报案了。”

宋杨一听急了：“谁砸我们家玻璃？为什么要砸我们家玻璃？为什么要杀你？”

电话里一阵沉默，姚姚不说话。宋杨不停地问，好一会儿，姚姚才说了句：“可能，可能，是玫子找的人吧！”说完又停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：“现在还不能确定！不知道！”

宋杨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我告诉你不要再和那些人一起玩，你偏不听，那些人都是什么，是社会上的垃圾。垃圾你知不知道！我让你和我一起到这边玩，你不过来，现在惹出事了吧！快点告诉我，玫子的电话是多少？”

姚姚没有说玫子的电话，反而在电话里和他吵：“神经病呀！你说谁是垃圾呢？我们是垃圾，你也是，只有垃圾才会和垃圾在一起。”

姚姚生起气来，嗓子变得细而尖。宋杨不听她说其他的，只是不停地问：“什么也别说了，我只要玫子的电话！”